

書 評

平 田 昌 司*

丁邦新、張雙慶編

《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304頁，ISBN 962-201-996-6

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從1926年的趙元任《現代吳語的研究》開始，後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雲南各省方言調查，1950年代的漢語方言普查，都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之下獲得了巨大成績。1979年以來，李榮先生主持的《方言》雜誌、《中國語言地圖集》漢語方言部分、《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這幾個項目推動中國大陸的漢語方言調查研究，積累下來的成果無論其質其量跟1970年代之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各方言區的調查研究也相當深化，在1990年代初期北部吳語研究獨領風騷，後來閩語、粵語、湘語等的研究也迅速崛起，緊追其後。1988年李如龍教授發起的「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起著閩語研究的標竿作用，翻開歷次會議論文集就能看出閩語的研究方法是如何蛻變的，調查對象是如何擴大的。

2002年出版的這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精選「第六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1999年6月，香港科技大學）會議成果的一部分，彙集了來自香港、中國大陸、臺灣、美國、日本各地學者的31篇論文，足以代表閩語研究在20世紀最後階段達到的研究水準。負責選編工作的兩位主編多年

* 作者係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

Shoji Hirata is a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School of Letters at Kyoto University.

來主持領導漢語方言的重要研究項目（丁邦新的「吳閩方言比較計劃」，張雙慶的「中國東南部方言比較研究計劃」），經驗豐富，〈編者序〉用很精簡的文字讓讀者了解近四十年閩語研究的概況。下面首先介紹本書所收論文篇目，讀者當能看出序言裏「在漢語方言之中如果我們說閩語研究最具挑戰、深度廣度最引人入勝，相信許多人都會贊成這個說法」這句話沒有誇張。

第一部分「總論」二篇：平山久雄〈從語言年代學看閩語的地位〉評介王育德（1924-1985）應用語言年代學推出來的閩語分化年代，並談到了統計漢語方言親疏關係的幾種嘗試。詹伯慧〈從歷屆研討會看閩方言研究的當前課題〉歸納分類歷屆閩方言研討會的論文內容，指出「當前閩語研究宜著重多下功夫」的三個方面。

第二部分「吳閩關係研究專題」六篇，是丁邦新主持的該合作計劃的研究成果，可以視為本集裏面最核心的部分，每位作者利用自己調查的大量語料分析語言層次，歸納語音特徵：鄭張尙芳〈閩語與浙南吳語的深層聯繫〉，李如龍〈論閩語與吳語、客贛語的關係〉，潘悟雲〈吳語中麻韻與魚韻的歷史層次〉，曹志耘〈南部吳語語音的共性和差異〉，陳忠敏〈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為例〉，丁邦新〈從特字看吳閩關係〉。

第三部分「閩語與周邊方言的關係」十一篇，每篇內容都牽涉到閩語和周邊方言的比較、對比研究，可以跟第二部分相輔相成：秋谷裕幸〈閩語和其他南方方言的齊韻開口字〉，張雙慶、萬波〈知章莊組聲母在閩語及周邊方言裏的今讀類型考察〉，高然〈中山閩語的聲調與閩、粵語聲調的關係〉，林倫倫〈廣東閩粵客方言古語詞考釋〉，胡松柏〈贛東北閩語與贛東北吳語的詞彙聯繫〉，王建設〈從《世說新語》的語言現象看閩語與吳語的關係〉，徐芳敏〈古代福建、江西的交流接觸及古閩方言、楚方言的關係〉，劉鎮發、許惠玲〈潮州話和廣州話、客家話的方言共同詞〉，陳澤平〈閩語的「去」與溫處方言的「爻」同源假說〉，嚴修鴻〈連城方言韻母與閩語相同的層次特徵〉，陳波〈海南閩語聲調系統中的官話模式〉。

第四部分「閩語的音韻與詞彙」十篇，從幾個不同的視角討論閩語的歷史和現狀，有些論文開拓了嶄新領域：曹逢甫、連金發、鄭榮、王本瑛〈新竹閩南語正在進行中的四種趨同變化〉，游本良〈閩東方言入聲韻的塞音尾〉，周長楫〈閩南方言的基本特徵〉，林寶卿〈考證閩南方言本字的原則和

方法)，湯志祥〈臺灣國語中的方言借詞〉，鍾奇〈廈門話的鼻化、喉塞韻〉，邵慧君、甘于恩〈閩語小稱類型比較〉，莊初升〈論閩南方言島〉，葉寶奎〈莆仙方言邊擦音初探〉，陳鴻邁〈海南閩語的「ㄷ」〉。

瀏覽這些題目，讀者應該能夠感覺到本書和一般會議論文集不大一樣，多數論文圍繞著「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這一重點撰寫，因此給人一種整體美感。筆者對閩語素無研究，祇得把敘述重點放在下面四個主題，進行評介：（一）吳閩方言的淵源；（二）歷史層次的性質；（三）調查方法的更新；（四）方言演變的機制。

（一）吳閩方言的淵源：漢語方言怎樣反映中國的歷史、民族和人文地理，這是研究漢學、民族學等領域的學人寄予厚望於方言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中國東南部方言（吳閩客贛湘粵等）的面貌跟北方方言很不相同，尤其閩語的起源多年來為學界所關注，近人學說裏有兩種比較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種是羅杰瑞（Norman 1988: 18, 213-214）等的看法，認為閩客粵方言都有南島語底層（Austroasiatic substratum）。羅杰瑞在1970年代發表的古閩語聲母系統十分複雜（如softened stops），其前提應該是非漢語的底層。本書中鄭張尚芳的觀點也強調底層語言：「古代百越人接受漢人的語言時也應是用越人的語音說漢人的詞彙。……吳語閩語中最早的層次應是帶有侗台語音特點又帶有漢代漢語特點的詞彙」，「閩語與吳語現在面貌很不相同，歷史上卻都是從古江東方言發展出來的」（頁17）。¹

第二種意見更側重於閩語和古漢語的淵源關係。Norman（1979）指出閩語中存在漢代移民語言、南朝雅言、唐代共同語的三個詞彙層次，這篇論文都沒有提及南島語底層說。本集所收李如龍文根據具體例證考察閩語通史，認為「六朝時的吳語是閩語形成初期的源流之一」（頁44），「8-10世紀的中原漢語，它對沿海閩方言的定型一定是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的」（頁39），「從時間順序來說，（閩語）與吳語相關在先，與客贛語相關在後」（頁37），李如龍的觀點跟Norman（1979）有不少共同之處，但敘述更加詳盡。丁邦新（1988）下了著名斷語：「南北朝時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

1 葉寶奎的看法也可以視為其中一個例子，「莆仙方言中的邊擦音是古越語的遺跡。……高山族語言與閩越語的歷史聯繫是不容置疑的」（頁291、294），但這篇文章僅根據邊擦音的分布推斷方言之間的系屬關係，論據不足。

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在本書裏還說到：「閩語大約在漢代從古漢語分流出來了」（頁86），丁先生這些話應該最能代表第二種意見。

讀者會注意到，無論假定非漢語底層與否，兩派都承認吳、閩方言曾經有過共同的基礎。現在漢語方言學界已經挖出了不少閩語和吳語（特別是南部吳語）的口語同源詞，本書中鄭張尚芳的文章還舉出了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的一些共同特點，我們恐怕無法否定吳閩方言曾有一些深層聯繫。不過，吳閩方言不僅有「深層聯繫」，還有相當明顯的「表層差異」。例如：聲母格局（吳語30個左右，閩語「十五音」），連讀變調（吳語複雜，閩語簡單），封閉型詞類的差異，語序的不同等等。這些「表層差異」的成因和具體形成過程，應該是跟「深層聯繫」一樣重要的課題，尚有相當廣闊的研究餘地。

那麼，「深層」是怎樣被掩蓋吞沒的？劉曉南（1999）根據宋代福建文士用韻的分析得出結論：宋代閩方言有閩北、閩南、閩東三個次方言，而且各次方言區反映的語音現象裏有不少特點一直保存到現代。如果接受劉曉南的結論，閩語語音「表層」在宋代已經定型，近八百年間閩語的語音變化速度比較緩慢。這樣，也許可以把宋代閩音當做一個中介點去探討閩語史。倘若閩語的源頭在秦漢中原漢語，從「源（秦漢）」到「流（兩宋）」的音變應該發生在六朝隋唐五代，時間上的距離最多有一千四百年。在這一段時間之內，秦漢中原漢語音系怎樣演變成閩語類型的音系格局？要是假設閩語某個層次主要來自「六朝吳語」，我們同時必須思考「六朝吳語」的語言系屬和基本特徵，也要考慮從「六朝吳語」到現代閩語的演變過程，而「研究中古吳地方音的最重要根據當是日本的吳音」（頁53）。

日本吳音也許在有的方面能夠當做擬測「六朝吳語」的參考資料。只是本書中有些論文對日本吳音的處理似乎不十分慎重。例如潘悟雲根據三等介音在吳語、漢越語、日本漢字音（吳音）中的情況，認為「古代南方廣大地區的方言中，三等腭介音是後來才從北方傳入的」（頁51）。²至少日本吳音不宜用來支持潘先生的這個假設。如河野六郎（1976）所歸納，日本吳音中三等字失去介音的現象最突出的是三等B類（重紐三等）和C類（非重紐），

2 參看潘悟雲（2000）第9章〈三等介音的上古來源〉。

但還有不少三等常用字保留介音的痕跡（量リヤウ *ryaū*、略リヤク *ryak[u]*、兵ヒヤウ *pyaū*、明ミヤウ *myaū* ——均據觀智院本《類聚名義抄》），為了解釋日本吳音中「沒有腭介音」現象，應該先考慮三等B、C類介音的音值問題。日本吳音以及顧野王《玉篇》反切（河野1937）等資料反映的「六朝吳語」有沒有資格成為閩語「深層」？要是兩者不大一致，哪個資料或者語言最有資格代表閩語「深層」，這些問題都要解決。

（二）歷史層次的性質：在1970年代，余靄芹、羅杰瑞等學者先後明確指出閩語文白異讀反映不同年代的外來語音，開了討論方言歷史層次的風氣。³分析語言層次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必須做到細緻深入的口語詞彙調查。本書中正面討論歷史層次的，有鄭張尚芳、潘悟雲、陳忠敏等的論文，透過每篇文章裏的方言口語詞彙引例，讀者應該能夠感覺到調查的深度。

目前，歷史層次的討論主要在語音領域進行。不過，如Norman（1979）所言，漢字讀音的時代層次其實不外乎方言借詞的層次問題。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顯示的層次先後，應該互相整合。1990年代以來，梅祖麟、楊秀芳等學人開始注意閩語語法裏的層次問題，試圖把歷史語法和方言語法互相結合起來解釋。將來有一天能把閩語語音、詞彙、語法三個方面的分析結果對起來，各方面的層次先後、估計借用年代能否一致？若是不能一致，應該怎樣解釋相互之間的關係？⁴這是筆者很感興趣的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疑問，想借此機會向閩粵語專家求教。只要排比中國東南部漢語方言「文白異讀」現象的幾種類型，很容易發現：閩語（以及南部吳語一些方言）的語音層次區別清楚，對應整齊；而粵語或北部吳語的「文白異讀」現象一般集中出現在一部分聲母（唇音等）、韻母（梗曾攝等）、聲調（全濁上聲等），範圍相當有限。一般來說，「文白異讀」被認為「起因於方言受某一時代共同語或標準語的影響」，而「閩語地區比較偏僻，受其他外來影響較少，至今還保存了不少秦漢時移民帶來的詞彙，同時也吸收了許多

3 較早指出文白異讀和歷史層次關聯的學者有：賴惟勤（吳語丹陽方言）、R. A. D. Forrest（閩語）等。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閩語文白異讀和時代層次的關係似乎還沒有成為大陸學界共識，參袁家驊等（1960: 254）、袁家驊等（1983: 249）。

4 當然，很多詞語一旦開始進入「語法化」過程，變輕變短，不一定保留原來的讀音。

南朝和唐代的詞彙」(Norman 1979)。可是，中國南方各地有許多方言——例如粵語——同樣具備「地區偏僻、接受過南遷移民、歷代受到共同語影響」等條件，我們為甚麼只在閩語及南部吳語區看到集中、明顯的「文白異讀」現象？閩語的漢字讀音，是否經歷過一段比較特殊的日子？

(三) 調查方法的更新：1990年代以前，學界主要依靠趙元任在1920年代奠定的方式進行方言調查：重點放在縣城話，調查的目的往往和推廣「國語、普通話」的需求聯繫在一起。隨著方言調查的進展，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各縣市內部的方言分歧相當明顯，縣城話長期以來受到強勢方言或地方標準語言的很大影響，不一定能代表該地方言最古老的面貌。嚴修鴻指出：「以往學界對這一帶方言研究不多，尤其不重視城關以外的鄉間方言」(頁187)，凡是調查過農村方言的學者都會有同樣的感受。把重點轉到農村方言，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變化。莊初升根據自己在福建、廣東、香港新界進行的方言田野調查，概括了一些閩南方言島的分布、成因和現狀。由於會議論文篇幅有限，莊先生未能正式發表詳細調查記錄，但可以說把許多塊沃土介紹到學界的視野中。除了這些以外，陳澤平〈閩語的「去」與溫處方言的「爻」同源假說〉注意到「二者在語法意義、殘留詞彙意義和相關的句法特徵上表現出來的引人注目的一致性」(頁186)，是在漢語方言語法調查最新發展的基礎上撰寫的成果，可以列入這一部分。

(四) 方言演變的機制：在過去，能夠應用漢語方言的領域比較狹窄，主要限定在歷史音韻研究和詞源學研究。這些年來，研究語法理論、社會語言學等的學者也開始參考方言資料，給方言學界帶來了新的氣息。曹逢甫等撰寫的〈新竹閩南語正在進行的四種趨同變化〉，選擇「描述動補助詞、性能補語引介助詞、動補句詞序、否定詞」這四種語法特點，調查分析在高、中、低三個年齡層次裏有哪些表現。鍾奇〈廈門話的鼻化、喉塞韻〉指出漢語一些方言中長腹韻母(腹強尾弱)和短腹韻母(腹弱尾長)有比較整齊對應關係，然後指出閩語廈門話的情況和其他方言不同，並指出其原因在於「VN、VS型文讀的擴張和 \tilde{V} 、V ? 型白讀的萎縮」，構擬了廈門話古入聲、古陽聲字的演變過程。這些論文都是試圖解釋方言語法、方言語音的具體演變機制的，會給讀者不少啟發。

以上所舉的四項特點僅代表本書的一部分面貌，論文的內容不止這些話

題。遺憾的是，筆者水平有限，無力一一評介。希望讀者自己去閱讀評鑒。最後，筆者談點題外多餘的讀後感。第一，最近十幾年來，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的數量突增，給我們的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但有時讓人感覺，一部分作者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注意得不夠，甚至對以往的研究隻字不提。輕視研究史的風氣原來是歷史上的學術隔閡所造成的，但這種隔閡一旦凝固下來，有時會留下不讀前賢、時賢著作的風氣。第二，有些論文對歷史文獻的處理、解釋不大恰當，甚至依據明清地方志裏的記載辨析漢唐史實。第三，考定方言淵源、分辨歷史層次的嘗試，有時直接影響到漢語南北方言的正統觀。在中國大陸南方地區，有些網民以為南方是漢語的正朔所在，並慨嘆「以吳語、湘語的困境為代表的南方漢語現狀是由『大北方沙文主義』所導致的」，對極端過激的「推廣普通話」運動表示疑問。「國語、普通話」的強勢已經不可動搖，但閩語研究的進展將來會不會帶來傳統閩語的復甦現象，這也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

引用書目

- 丁邦新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 13-22。
- 河野六郎 (Kono, Rokuro) 1937 〈玉篇に現れたる反切の音韻的研究〉，載《河野六郎著作集 (2)》，東京：平凡社，頁 3-154 另附表，1979。
- 河野六郎 1976 〈日本吳音について〉，載《河野六郎著作集 (2)》，東京：平凡社，頁 535-553，1979。
- 袁家驊等 1960 《漢語方言概要》，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袁家驊等 1983 《漢語方言概要 (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光宇 1996 〈論閩方言的形成〉，《中國語文》1996.1: 16-26。
- 潘悟雲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劉曉南 1999 《宋代閩音考》，長沙：岳麓書社。
- Norman, Jerry.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 《方言》1979.4: 268-274。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